



紅山文

9/

14
1991 5

鹤山文史（第十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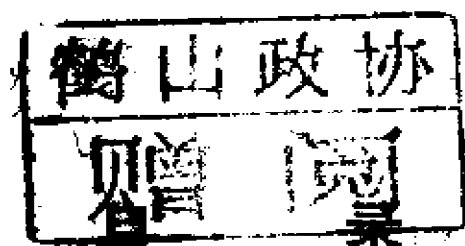
编辑、出版：鹤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部地址：鹤山县沙坪镇前进路18号

承印单位：鹤山县人民印刷厂

出版日期：一九九一年五月

出版证号：广东省非营利出版物
准印证91粤印准字第88号



往事实录

夜暗中的火光

——“沙坪今昔”续谈……………冯超源（1）

简师起义的历史回顾……………胡学明（5）

抗战时期古劳围的救灾工作

——记李冠春先生在维墩的善举……………冯 康（10）

人物春秋

李一谔任航空处长考释……………黄 严（13）

政体沿革

鹤山县政协沿革……………本刊编辑部（15）

地方掌故

平冈考……………李仲仪（20）

三胞纪事

新加坡的鹤山狮及其渊源……………李 景（25）

经济纵横

明清时期鹤山古劳堤围的修筑……………谢中凡（36）

EA74/35
广州市果栏街的一些情况

.....李沾提供资料 李少文整理 (44)

资料·图片

新加坡鹤山会馆史略.....吴华英供稿 (48)

李铁夫先生之墓.....本刊编辑部 (51)

文物古迹

共和大凹关帝庙.....杨端旋 (53)

关帝庙与关公崇拜.....徐晓星 (56)

我县牌坊琐谈.....张振升 (60)

惠济桥.....张振升 (65)

文苑拾趣

闲话对联.....刘振余遗作 (67)

（往事实录）

夜 暗 中 的 火 光

——“沙坪今昔”续谈

冯超源

编者按：本刊十二期“沙坪今昔专辑”刊出后，读者反映很好，也有读者寄来稿件，记述抗战时期沙坪镇一些商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战争的秘密工作，我们在这一期续登出来，希望更全面地反映当时沙坪的社会。

《鹤山文史》第十二期是“沙坪今昔专辑”，其中好几篇文章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沙坪的乌烟瘴气和鬼影幢幢，读后今昔对比，更感到今天我们过着的幸福生活，实在得来不易。但是对当时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进步力量和外围活动，由于处在秘密状态，知道的人不多，没有反映，我想把我当时在商务行业所目击亲知的，作个必要的补充。

抗战时期的沙坪，由于它地处内地与沦陷区交界的最前沿，是交通咽喉，即当时所谓的“阴阳界”，从内地到沦陷区，从沦陷区入内地，都要经过它，所以商业呈现畸形的繁

荣，品流复杂，各种各样的势力都插足其间，并设立据点，藉以活动。据我所知，当时鹤山本县地方武装势力的何老二拥有联昌行，顺德勒流大天二廖 杰、大金钟等开设大昌行，中山大天二经营嘉南行等等。这些店铺招牌是商行，门面堆放了洋纱、布匹、花生、豆类等进出内地和沦陷区的货物，楼上店后则是武器、西药和鸦片烟土的交易场所，出入其间的，是些腰插左轮手持快掣的人马，都是路人为之侧目，不敢开罪的地方。国民党的特务武装自然也要盘据这个特殊地带。军统的别动队，在贴近沙坪的小范村一间祠堂里，设立了大本营和监狱，深夜拷打被捕者的吆喝和惨叫声，清晰可闻。别动军头目葛肇煌，长期住在当时圩中唯一的洋楼的泰山宾馆，在那里派遣门徒，四出活动。“中统”则在沙坪的林家庄设立了公开的叫“税务查缉所”，实际是便衣武装特务巢穴。那里架设电台，秘密通讯长年不断。这个“中统”特务巢穴，由一个外县人李某主持。别小看这个地方，平时门庭冷落，李某一声号令，就能出动十多二十个便衣武装特工，杀人越货，无所不为。

在这一片黑暗当中，却鲜为人知地曾有一个中共组织及其敌后抗日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它为抗日救国事业，悄悄地进行着工作。这个秘密联络点，就是开设在沙坪义学路的建成行。它外貌和其他店铺一样平凡，但担负了不平凡的任务。

我当时是建成行的成员之一，一九四三年，我的鹤中同学李超同志接受了党的任务回来，我和他，由于高中时代在广州一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彼此之间的政治态度和政治面目是了解的，所以一向互相信任。他回来，对外人都说“教书生

活困难，要转行做生意”，对我谈的则是如何抗日，如何革命的事情和道理，稍后他叫我协助他完成一些秘密任务。由于亲密的友谊，更由于抗日救亡的革命大义，我乐意地接受下来，按照他的嘱托，一一去做了，并且争取伙友的支持，特别是与信得过的同事邓宝成取得默契，使他成为我最亲密的拍档。于是建成行就成了党和人民抗日游击队的秘密联络点。

这个秘密联络点在抗战时期曾做过如下一些工作：

一是充当党员同志和抗日游击战士往返抗日游击根据地东江、珠江和梧州、桂林等地的落脚点。后来任我省副省长的李嘉人和后来任东海舰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楚白等，他们来到沙坪都是在建成行住宿，由我和邓宝成为他们办好通过日寇封锁线的种种准备工作，使过境工作顺利。后来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梁尚立，任省劳动局局长的王磊，他们当时身负革命任务，来往梧州、桂林、广州次数较多，差不多成了建成行的常客了。

二是协助侦察、采购和开展宣传。中山五桂山抗日游击队挺进粤中后，李超同志参与新（会）鹤（山）抗日部队的领导工作，他也更多地使用建成行这个秘密联络点为游击队工作。当时负责侦察工作的马敬荣烈士，他曾由中山出发，在新会荷塘通过封锁线，经李超同志家乡陈山转到沙坪建成行来，完成任务后，又由沙坪回游击区。新鹤抗日游击队的女交通员，有些是经李超同志的大姐李平仙夫家平岗，进入沙坪就在建成行落脚。她们到来，有时是收集情报，有时是通过邮局寄发统战信件、党的政策宣传品和抗日游击队捷报的油印件。这些统战信件和宣传品，在本县的知名人士中，产生

过不小的影响。通过建成行还给抗日游击队采购救伤药品。挺进粤中的抗日游击队至云乡遇到疟疾流行，通过建成行采购了金鸡纳霜，及时运去治病。挺进粤中的抗日游击队筹办铅印报纸需要印刷工人，也是通过建成行这个秘密联络点，由我和邓宝成去物色的。邓宝成动员他的姐夫吕永昌到部队去充任印刷工人，后来吕因外出执行任务，被国民党兵发现毒打致死，解放后，已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样，在抗战时期夜色深沉的沙坪，建成行这一间小小的商行，曾经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悄悄地默默地为抗日，为革命事业做工作，就像黑暗中的星火闪烁着，闪烁着，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迎了解放的黎明。

简师起义的历史回顾

胡学明

简师起义是指1949年4月26日鹤山简易师范学校师生脱离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奔赴解放区参加解放战争的这一革命行动。这次行动距今虽已四十多年，但在我们的脑海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1949年4月26日零时，这是预先约定举行起义的时间。事前，校长李伯纪同志和原来的学生党支部书记、早期离校参加了解放军的校友李佩云同志带着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六支队政委周天行的命令来到高（明）鹤（山）边游击区朱六合会同部队负责人温流、伍仁智等研究，决定于4月25日黄昏后带着一个连的兵力开到龙口附近接应起义队伍。其时学校设在龙口刘屋村，校内师生中的党员和积极份子接到起义通知，彻夜不眠，心情激动，等待着起义时刻的到来。

彭！彭！彭！师生宿舍的敲门声惊破了深夜的沉寂，接着：“大家到饭堂集中开紧急会议！”的口令迅速传到每个在校师生的耳边。于是大家纷纷涌向饭堂，当时饭堂设在刘屋村的松侣刘公祠内。大会开始，李伯纪校长向全体师生作了简洁的起义动员报告，跟着，师生纷纷起来响应校长的号召。师生们心潮澎湃，革命热情高涨。大家立即按照校长的指挥，回到自己宿舍收拾行李，随即集队，乘夜行军。队伍

离开刘屋村向朱六合方向行进。善后工作，领导上把任务交给当时协华小学校长刘镜池同志（中共地下党员）负责。

在那热火朝天的革命行动中，有个教师因平日言论反动，学生意见很多，有几个同学便自发地把他监管起来。后来交由部队审查教育释放。当时外边谣传他是乘我不备之际逃跑出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起义队伍到达朱六合的时候，天开始蒙蒙亮，队伍就在朱六合村的旷地停下来休整。大家先吃过部队为我们预先准备好的早粥，然后整顿队伍，精简行装，说服一些年纪较小不便长途行军的同学留下来，派一位年纪较长的学校职员带领他们回学校然后各自回家，还吩咐他们以后等待学校通知再作安排。后来外边有人谣传这位带领学生回校的职员是温朝同志。其实不是。温朝同志一直安排在井头交通站工作直至高明解放，而当时负责带那些年纪较小的同学回校的职员叫冯定一。另一方面由于离校时各人携带的行李太多，不便远途行军。所以来到朱六合休息时，实行精简行装，把多余的东西寄存到当地同学家里。经过休整之后，队伍继续向高明杨梅方向行军，到杨梅石碇村停下来吃午饭。饭后就地休息一会儿，其时有位教师向领导申述家中的困难，要求回去照顾，经校长同意了他的要求后他才离队回去的。后来外边有人传说他是偷走的，这也不符合实际。

当晚，起义队伍行抵杨梅横坑村歇宿。翌日（4月27日）早晨，队伍离开横坑村，沿着一条山间崎岖的狭道向白水带行进。进入了解放区，我们的心情顿觉开朗，就象走出了牢笼。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唱起了革命的歌曲来，边行边唱，有时和保护着我们前进的人民子弟兵——五华队的战士们轮

着唱或共同合唱，这意味着我们到达解放区新的生活的开始！过了白水带，我们继续行经迭田、荷村到达宅梧靖村，这里是鹤山县第四区人民政府的所在地。这个人民政权是在我们到达这里前不久才建立起来的。在这儿，我们全体起义师生得到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六支队领导同志的关怀和照顾，还听了吕梁山（代号）县工委书记李牧同志的报告。他向我们详细报告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和阐述了党的三大法宝，还介绍了新高鹤解放区和游击区的群运情况，最后他还代表党委向我们提出了恳切的要求。这可算是我们进入解放区学习的宝贵的第一课。到达靖村之后，我们全体师生的吃住等问题，都得到四区人民政府妥善的解决和安排，这一切都使我们深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永远忘不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简师起义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时代背景，特别是有党的领导。远的我不知道，但1945年后的情况，我是略知一二的。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内外形势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党领导下的广东武装部队准备北撤，一些同志需要转到地方工作。一位原来在党领导的新鹤抗日人民游击队工作的李建中同志，就在这个时候来到简师任教师。李老师是中共党员，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工作沉着，颇为师生们信赖。其时简师已从龙口协华迁到沙坪南山与一中合址上课。一中的校舍在抗日战争期间，遭受日寇战火摧残，已破破烂烂，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简师只好在露天舞台底下安排两个课室上课。设备固然简陋到无以言状，经费更是困难万分。学生的口粮，按规定是由政府供给的。但总是不能兑现，严重威胁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李建中老师非常关心学生，亲自带领学生代表往

县府请愿。因为简师教师缺额，李老师负担的功课特别多，他除了上课之外，还帮助和指导学生出版墙报，同时深入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吸收了思想进步，沉着实干富有毅力的刘锦畴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培养了十多个积极分子。刘锦畴同志颇能团结同学，在同学间威信甚高，可惜1947年他因积劳成疾，不幸与世长辞了。

1947年李建中同志出，李伯纪同志入。李伯纪同志是中共党员，一向在外地工作。抗日战争结束后，组织上安排他回本县工作。他回来后通过各种关系到了简师任教师，他除了讲课之外还组织爱国师生阅读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曲，在群众中形成一股蓬蓬勃勃，奋发向前的气氛。另一方面，他深入个别串联，发动一些革命觉悟较高的同学参加校内外革命活动，如张贴和散发解放军宣传品，配合游击队破坏敌人通讯交通等。与此同时在学生中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吸收了李佩云、李景亮、李德枝、张凌等一批学生入党，建立了学生党支部。由地下党区委负责人余绪明同志领导。

1948年秋，李伯纪同志接长简师，组织上安排了胡学明到学校任教导主任，温炳光任训育主任，他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党在简师不但在学生中建立了支部，在教职员中也建立了党组织。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的形势大大鼓舞了全校师生的革命情绪，要求投笔从戎参加解放军游击队的意愿越来越迫切，革命的标语已在校园内出现。此时上级党委及时召见了校长李伯纪，李同志在起义前一个星期便秘密进入新高鹤游击区向粤中纵队第六支队的领导同志汇报，从而作出了一举起义的决定。在这次革命行动中，除上述提到的有关人员外，

在校内校外支持或参加起义的组织工作的同志还有很多，我记得的有：在白区地下党方面有江会的陆其俭、李景亮同志，昆东的冯婉玲、胡均平同志，沙坪的吴敏、李仲田同志，学生方面有李玉宽、黄仲颜、宋惠珍、源美庆、温植、李稚、刘长金、温光辉、吕容章、任锦伟等同志，其中有些同志在起义前已经是游击队员了。

这次震动周围的起义行动，反映了当时青年运动的方向和知识青年应走的道路，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

抗战时期古劳围的救灾工作

——记李冠春先生在维墩的善举

冯 康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失守，随着九江也沦陷，鹤山就成为进出沦陷区的通道。古劳围位于西江之滨，与九江、河清隔江相望，是与敌占区对峙的前沿阵地，日军常在河清架炮轰击古劳、麦村、丽水一带，又在沙口轰击坡山、谷埠、沙坪、越塘、甫草堂等地。

由于西江水路为日军封锁，出外要冒风险，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侨汇中断，人民生活更为困难。当时许多人只靠一条扁担，一副绳索，靠肩挑谋生，半夜起床从新会棠下挑盐到杨梅、白土，赚点微薄工钱过日。记得当年沙坪的中山公园，成为各地饥民的露宿场所，常见公园的陈骸未殓，路旁又添新尸。

在饥寒交迫艰辛苦难的岁月里，维墩二度桥世居香港经商的李冠春先生对家乡极为关怀。他的父亲李石朋先生一向乐善好施，对鹤山建设捐助良多，如南山中学的石朋堂、玉桥村的石朋桥等，早为人所称道。在江门沦陷前夕，李冠春先生写信给原广州沙基南字号驻港买手、回乡奉母的李日生

先生主持家乡赈济工作。

李日生先生受命后，派李健生、李景星两位代表到香港面见李冠春先生，汇报了家乡实情。当时雪兰莪六邑华侨有赈款六万元拨给鹤山同乡会作家乡赈济之用，但拨给古劳只占九千元。鹤山县的赈济工作由宋森先生负责，古劳围的赈济工作决定由李日生先生负责，用无名氏施米处名义将这笔善款买米施赈。当时的办事人员多属义务，有困难的用米补助，以工代赈式组织四个运输队担米回来。施赈范围维墩所属六乡，邀请当地主持公道的开明人士，查访证实贫困者人数，然后轮流定期定点用船运米到点上，直接派到贫民手中，每人每日大米半斤左右。

九千元赈款用完，而乡间的灾情未减。为使善举继续下去，李日生先生派人去香港汇报，李冠春先生乃以家族名义捐款维持维墩的施赈。于是一次又一次的汇报，得二万，二万的捐助，使施赈工作维持不断。

但是，施赈只限于一部分难民，而广大农村群众生活困难者不少。为进一步扩大救灾范围，李冠春先生又决定在施赈同时成立李石朋祖平糶会，在都城设庄，由扶英棠负责采购大米，经由宋隆水口，高要白土，入明城新圩，转船到三洲集中，然后组织人力担运回来，在双桥、升平、谷埠三地设点，平糶大米。

在施赈救灾同时，李日生先生再次写信向李冠春先生反映家乡不少贫童因家境困难，无钱入学读书，建议成立贫童教养院。李冠春先生当即同意又慷慨捐助款项在雪莲祖祠办起了李石朋祖贫童教养院，聘请吴英华、李迅挥等有经验教师负责，每天中午放学时派半斤米。

由于日寇南侵，香港局势动荡，赈款未能继续，香港沦陷后施赈工作才结束。

五十年过去了，李石朋祖的后人关怀乡梓，乐善好施，尤其是李冠春先生在抗战期间对古劳围的赈灾及办学善举，至今仍为古劳围群众所称道。

李一谔任航空处长考释

黄 严

1983年，萧强、李德标合著的《国父与空军》在台湾初版问世，对我们了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航空事业，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起特殊作用的人物事件，将有裨益。该书第189页载：“李一谔广东鹤山人，留美华侨机械专家，追随国父。民七年初，广州大元帅府首次成立航空处，国父派李任处长，张惠长为副处长。”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致湮没失传，尤为可贵。可惜的是，这段史料没有注明来源，却又前所未闻，遍翻许多史籍刊物也见所未见，使用时不能不谨慎，小考求证在所难免，这就成为我读史积累问题之一。

隔了两年，忽见广州报刊布：“李一谔在新中国成立后即从海外写信给鹤山县当局，要为故乡竭智尽力，但不久便离开人间。他的后代矢志实现先辈遗愿，从其遗产中拨款捐赠鹤山县人民医院兴建李一谔大楼，及在鹤华中学新建礼堂一座，命名李一谔堂。甘棠遗爱，荫及后人”。云云。读罢我不觉眼前一亮，蓦然“柳暗花明”，兴许循迹找到他的“老家”了，即函鹤山县政府请教。承蒙该县梁国良同志寄来有关李一谔的史料种种，综其所述略为：一、李一谔（1892—